

—

代

元

戎

胡学庆 孙国 著



大將

肖劲光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何

肖劲光

一代元戎

大将肖劲光

胡学庆 孙 国 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将肖劲光/胡学庆 孙国著. —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1998. 1

(一代元戎丛书)

ISBN 7-5033-0967-9

I. 大… II. ①胡…②孙… III. ①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②肖劲光-生平事迹 IV. I25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白石桥路 42 号 100081)

电话:62183683

北京朝阳区飞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所经销

1998 年 1 月第 1 版 1998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2.5

字数:292 千字 印数:1—11,000

定价:16.50 元(膜)

目 录

第一章 北伐中将二十二 ... (1)

· 海军司令员家中的不速之客

从戎北伐:22岁的中将

三战南昌成了蚌蛤之争

莫愁湖畔初涉儿女情

各为其主,分道扬镳

第二章 成也于斯,败也于斯

..... (32)

天降大任,意料之外与成竹在胸

一万七千双眼睛.....

历史不能只留下遗憾:关于季振同及其他

来去自愿,强扭的瓜不甜

第三章 被判死刑的司令员

..... (54)

政治能够导演战争,也能导演.....

政治舞台上的一幕闹剧:“杀鸡吓猴子”

家事如烟,身世如梦

目 录

难忘的良辰美景

无情的判决

第四章 风雨大本营..... (85)

南京政府的正式命官

千里固河防

相煎何太急

插曲：朝廷命官的交锋

红色“御林军”的教头

伸出你的双手：操枪、持锄或其他

第五章 白山黑水之间..... (141)

危难之时：走，还是打？

首战临江，初试牛刀

将者的用兵之道

兵临城下，围困长春

第六章 两军对垒勇者胜

..... (175)

“小诸葛”金蝉脱壳

喋血衡宝线

第七章 从陆军到海军..... (190)

“旱鸭子”当司令员

“共产党建海军无异是痴人说梦”

来的都是“土包子”

高瞻远瞩

第八章 莫斯科初夏 (231)

阿芙乐尔号巡洋舰上的畅想

援助：独此一家

苏联海军司令员说一切都好办

第九章 海战！海战！激烈的较量…… (276)

海葬“太平”号

一江山岛实战

炮打金门

“八六”海战

第十章 终身司令的辉煌 … (341)

慧眼识才

海上大阅兵

“肖劲光是终身海军司令”

致力于海军现代化建设

谈笑自从容

目 录

第一章 北伐中将二十二

海军司令员家中的不速之客

黑色的吉姆轿车穿过京城长安街，朝西郊一路急驶。拐向那扇熟识的院门时，在后座上一言不发的海军司令员肖劲光两眼幽然一亮。他发现，庭院门前增加了一名荷枪的哨兵。

“嗯？”他下意识地皱了皱眉。

前座上的警卫参谋扭过身来，解释道：“保卫局下了通知，首长驻地从今天起增加岗哨。”

肖劲光微微点了点头，没有吱声。

形势不容乐观呀。中国共产党刚把劳苦大众从国民党反动统治下解放出来，建立了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政权，但并没使掌权者们有丝毫的轻松感。所有在战争炮火中经历过生死考验的共产党人，此刻又面临着一场新的斗争形势的考验。

近一个时期，接二连三的内部材料送到了肖劲光的案头
.....

建国初期，大陆上还残留着国民党的溃散武装 200 万人，各种特务分子 60 万人，反动党团骨干 60 万人。朝鲜战争爆发后，美蒋特务和残余的反革命势力气焰更加嚣张，认为美国的战火已经烧到中国大门，“黑暗将过，黎明即来”，梦想的“三次大战，

反攻大陆”的时机到了，于是撕下伪装悔改的面具，明目张胆地向新中国进攻。他们阴谋破坏铁路、桥梁、工厂、矿山，烧毁仓库资源。有些地方反革命分子组织了反共地下军；有些地主以“蒋介石来了要杀头”来威胁农民，破坏土改；有些地方村干部全家被残害；为解放军运输军粮的民夫整队被杀。仅广西一省，人民政府干部被危害的就有三千多人……反革命势力妄图配合美国在朝鲜发动的侵略战争，在中国共产党刚刚建立的人民共和国制造恐怖和混乱，动摇几万万饱受战争灾难的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心。还有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烟民问题、娼妓问题、难民问题……

作为首都的北京也不太平。据公安部门侦察的情况，光潜伏下来的特务电台就有三百多部。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央和各部委领导同志及解放军的将领，都上了敌特分子暗杀的黑名单。聂荣臻同志刚进城时，他乘坐的车子还遭到过敌特的黑枪。

1950年国庆节前，北京市发生建国以来第一起重大间谍案。公安机关在一个名叫山口隆一的人从北京发往日本东京某商行的信中，发现了一张天安门草图，图中标明一消防器放在御河桥下，一条抛物线箭头直指天安门城楼的毛泽东主席画像。公安部门经分析研究认为，这是一起敌特预谋在国庆大典中炮轰天安门、杀害我国领导人的重大案件。在公安部领导的直接指挥下，侦察人员日夜苦战，先从华北军区情报处送来的零散材料中，发现解放前设在北京东四三条的美国战略情报局驻华机构OSS在40年代后期秘密接管了德、意、日潜伏在京津的间谍组织，且活动频繁。经进一步侦查，发现一刚从香港入境的女人程某与意大利人哲立有可疑的接触，从她身上又得到意大利人李安东、日本人山口隆一的重要情况：李30年代曾任蒋介石的军事顾问，1949年摇身一变成为消防器材经营商。公安人员在李

操纵的公司仓库里发现了很快即能拼装成一门迫击炮的零件和几百发炮弹及几十支长短枪的零部件，并从李安东及其同伙山口隆一、哲立、甘斯纳等人处查获了有关我军事、政治、经济方面的大量情报底稿，并于1950年10月1日前破获了由美国情报机关操纵的这一由7名成员组成的间谍集团。

早在1950年7月23日，政务院总理周恩来、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沈钧儒发布了《关于镇压反革命分子的指示》，10月10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纠正镇压反革命活动中的右倾偏向的指示》，打击的重点是土匪（匪首、惯匪）、恶霸、特务、反动党团的骨干分子和反动会道门的头子。

于是，一场全国性的镇压反革命运动蓬勃兴起。各地不断地传来捷报，潜伏的国民党敌特分子、残余的国民党军匪徒和三青团骨干分子纷纷落网……

回到家中，肖劲光洗了把脸，坐在沙发上刚闭目养了一会儿神，就听见门外一阵喧闹。

“怎么回事？”肖劲光将目光投向厅门。

警卫参谋进门报告：“司令员，大门外有人想见你。”

肖劲光欠了欠身子，问道：“什么人？”近段日子，军委保卫局通知，为了确保首长的安全，一般情况下不要随意接待外人，以防不测。

警卫参谋说：“具体身份不清楚，听门卫报告，他在门外转悠好半天了，门卫见他形迹可疑，就过去把他扭住了。”

肖劲光一拧眉：“胡闹，没弄清身份，怎么能随便扣人。”

警卫参谋接着报告：“他说，他叫戴岳，从湖南来的。”

“戴岳？”肖劲光半眯着眼，将目光投向窗外那片灰蒙蒙的苍穹，仿佛要从迷蒙的岁月中追寻往事。那一瞬间，他的耳畔似乎又响起了北伐途中和罗霄山脉的枪炮声。

“时间过得真快哟。25年前，我和他还可以称得上是战友咧。请他进来吧。”

警卫参谋出门不久，就将戴岳领进了门。

“肖……司令。”戴岳一声低唤，微屈的双腿下意识地一挺，脚后跟并在了一处。

肖劲光转身凝目望去。世事沧桑，一晃二十多年，当年那位虽已年过而立之年，但领兵打仗总是一马当先的中将师长，如今已成了满头银丝的小老头。尽管他的眉宇间还依稀留存着军人特有的气质，但眼神中透出的是惊慌和忐忑。在湖南任职时，他曾见过戴岳一面，因军情政务繁忙，未能与他细谈。眼下见他一副落魄相，便知是有难处来求他帮忙的。

“坐吧。”肖劲光指了指沙发，又嘱咐警卫参谋倒茶。

戴岳在沙发上落了座，恭敬地接过警卫参谋递来的茶杯，置于茶几上。

“怎么样，家里都还好吗？”肖劲光见他十分拘谨，笑着问道。

“唉……”戴岳一声长叹。

“我听说你现在任湖南省军政委员会委员、参议，也算得上是家乡父母官了。”肖劲光关切地说。

“哪里哪里，全仗政府栽培，不敢当，不敢当哟。”戴岳嗫嚅道。

肖劲光呷了口茶，问道：“这次上北京来，一定有什么事要办吧？”

戴岳瞅一眼肖劲光，慌忙垂下头去，避开他的目光，说：“我的历史你也是知道的，罪名不小，眼下各地都在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我……”

肖劲光沉寂着没有插话。

“这段日子，我心里负担很重呐。我是罪孽深重。1933年五

次‘围剿’后，我确实在国民党军界风光过一阵子。可你也是知道的，那不过是时势使然，是为主效命的愚蠢之举。我不是蒋介石的嫡系，一阵热闹之后也不过是蒋家王朝的一个幕僚，干干杂役而已。1945年日本投降后，我就退出军界，回湖南长沙虚以创办地方武装，实则办教育以利民众，当过小学校长、中学董事长。解放后，要不是政府不计前嫌，我哪有今天哟。唉，往事不堪回首，惭愧呀！”

肖劲光抓起茶几上的茶杯，递给戴岳，说：“你过去为革命做过好事，也对人民做过坏事，是非功过，党和人民自有公断。眼下的镇反运动，主要是针对现行反革命的，你完全可以相信党和政府嘛。”

“那当然，一定，一定。”戴岳连连点头。

晚上，肖劲光做东，请戴岳吃饭。桌面上一碗红烧肉，一盘炒辣椒，一盘炒鸡蛋，一盘炒青菜。

肖劲光招呼戴岳落了座，指着那碗红烧肉说：“这碗红烧肉不是我的待遇，是专门招待你的哟，我可是沾你的光咧。”说罢，夹了块肉递到戴岳碗中，“吃，看看炊事员的手艺怎么样。”

戴岳僵直着身子正襟危坐，迟迟不敢动筷子。

“吃呀，用不着客气嘛。”肖劲光催了一句。

戴岳捧起饭碗，嘴角颤抖着：“肖司令，不要说我是个罪人，就是一介平民，您如此厚待，我也消受不起呀！”说着，戴岳不由得老泪纵横。

“看你说到哪里去了。”肖劲光见戴岳心事重重，岔开话题说，“我记得那是1927年吧，我们师奉命北伐参加杭州会战，在一个叫水亭的地方和敌人相持了几天，碰巧赶上了苏联米柳史顾问过生日，我们还为他特备了一桌酒席庆贺。”

“是呀，那时候也就是几盘凉菜，一瓶烧酒，可总觉得心贴得

特别近。”戴岳感叹道。

“我记得那天米柳史在酒中断言，今日定破敌军。果然酒过三巡，我们三人到阵前一看，敌人已溃不成军。你记得不，当时米柳史还来了一句小幽默，说胜得太快了，他的酒还没有醒呢！”

“没错没错！”戴岳附和着开心地笑开了。

那顿饭气氛很融洽，也很尽兴。

饭后，肖劲光送戴岳出门时，从口袋里掏出一些钱，递到他手中，说：“我知道，现在你的日子也不宽裕，这些钱你一部分作路费，一部分留着补贴家用吧。”

戴岳紧紧地抓着肖劲光的手，眼中闪动着泪花。

当夜，肖劲光给湖南省委写了信，详细介绍了戴岳的情况，安顿了这个也曾做过好事，并一度误入歧途的老人……

从戎北伐：22岁的中将

肖劲光一接到中共湖南省委的通知，就风风火火地赶到了广州。

那是1925年秋天。

中共中央此次调肖劲光入穗，是有意让他从戎的。蓬勃发展的国共合作形势，迫切需要共产党员到军队工作，而当时我党懂军事的人微乎其微，肖劲光在苏联学过一年军事，在党内又颇有立志从军的美名，可算是难得的人才了。

广州街头一派繁忙的革命景象。街两侧到处是出师东征、打倒军阀的标语，随处可见一队队番号各异的部队在街道上穿行，连不谙世事的孩子也举着红红绿绿的小旗，在玩打倒军阀的游戏。

一年前，他刚从苏联回国时，由于我党还没有自己的武装，他愉快地服从了党的分配，在安源从事工人运动，亲身体会了工人阶级的痛苦生活，也感受到觉悟了的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但却时时引发缠绕在心头的那股“军事瘾”，希望有一天能真正带兵在战场上施展抱负，干一番事业。

来广州途经长沙时，中共湖南省委负责人易礼容请他和结伴而行的毛泽民吃饭，碰巧遇见了任国民党一大执委会委员的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向他们介绍了广州国共合作的形势后，说：“中国将面临一个大的社会变革，需要一大批同志为之奋斗，有志者必大有作为。”

那句话仍回响在他的耳际。

肖劲光向任中共广东区委书记的陈延年报了到。这位陈独秀总书记的长子，有着与其父亲完全不同的气质，浓浓的眉毛下一双深邃的大眼睛炯炯有神，高鼻梁，阔嘴巴，尽管黑黑的脸膛上嵌着数粒细碎的麻子，但仍不失英武之气。

因为是莫斯科东方大学的同学，老相识了，肖劲光不顾寒暄，快言快语地说：“这下可好了，我一看外面的架式，就知道组织上这次调我来是搞军事的。我呀，早盼着有这一天了……”

报到前，他和同在长沙长郡中学就读过的陈赓攀谈过，知道广东国民政府的军队里国共两党都有，第一次东征势如破竹，一路捷报频传，并且二次东征迫在眉睫，军队很需要人。这正是他多年的宏愿，他的用武之地。

“先不要着急，住下。要做的工作多得很呐，到时候想休息也休息不成了。”陈延年听了肖劲光想做军事工作的肺腑之言，眼睛中透着笑意。

“外面热火朝天，我哪能闲得住哟。”肖劲光见陈延年嘴里叼着烟，两只手忙着收拾桌面上那堆文件、报纸和杂物，偶尔才腾

出手来顾及一下嘴里的烟卷，说：“给我分配一些工作吧，干什么都行。”

“那好，先帮帮我的忙吧。恩来同志马上就要出征了，他负责军事工作。等他回来，我一定把你的要求和他谈谈。”陈延年说。

肖劲光就这样住到了东山，在紧张的工作中一晃就是两个月。

二次东征凯旋后，周恩来接见了肖劲光。也许是事先安排好的吧，他在周恩来的寓所遇见了李富春。

“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周恩来说，“这位是李富春同志，留法勤工俭学的，现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党代表。你的同乡，湖南人。”

周恩来又转向李富春，介绍道：“这是肖劲光，莫斯科东方大学的，在安源搞了一年工人运动。”

俩人握手之后都感到似曾相识，一问才知李富春是长郡中学十六班的学生，肖劲光上中学时，他已是高年级了，所以见过面，但不认识。

“原来你们还是老同学，我这介绍是多此一举了。”周恩来爽朗地笑着，问肖劲光，“听说你在苏联学过军事，有志于搞军事工作？”

“是的，我喜欢军事，在苏联学了一年，总书记不让学了，又回了东方大学。”肖劲光坦白地说。

李富春和周恩来对视了一下，俩人的眼中含着话语。

“新改编的国民革命军实行党代表制度，准备派你去做政治工作，你看怎么样？”周恩来征求意见似地问道。

“我服从组织的安排。”肖劲光毫不掩饰地笑了，能到军队中去工作，正中他的下怀。

李富春像寻到了宝贝似的，惟恐错过了机会，连忙抢着说：

“就到我们二军来吧。二军是湘军的底子，我们还缺一个师党代表。劲光同志正好是湖南人，来做工作是再合适不过了。”

“师党代表？”肖劲光心里一惊，“我只学了一年军事，未做过实际工作，怕胜任不了……”

“没有关系，谁从娘胎里生出来就会做事嘛！大家都是学着做的。”李富春态度诚恳地说。

肖劲光有些忐忑不安。这两个月，他了解到国共合作以后，为了进行北伐，广东国民政府改编了军队，此时已有六个军。按照苏联顾问的意见，在国民革命军中建立党代表制度。这是开中国军队风气之先河的壮举。在已有数十年经营历史的旧军队，他们的军官大都进过讲武堂、军官学校，不少人出洋留过学，中国共产党派人去做政治工作，如果没有“资历”，确实很难打开局面。

然而，肖劲光此刻更急于了解的，是六师师长戴岳是个什么样的人……

对于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在湘军中供职多年，又是军长谭延闿的股肱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军第六师中将师长戴岳来说，共产党给他派来个挂着留学苏联金字招牌的肖劲光，他始料未及。二军是以老湘军为基础改编的。共产党派来的人，除军党代表李富春外，第四师党代表李六如，曾留学日本；第五师党代表方维夏，是湖南妇孺皆知的教育家，颇有名气。他们都四十岁左右了，已在军队中工作了一段时间，很有威信。可这个肖劲光，到底是个什么角色？他行吗？

不容置疑的只有一点，在时值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之际，广州国民革命政府那纸正式任命书上清清楚楚地写着：任命肖劲光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军第六师党代表，中将军衔。

这是1925年底。肖劲光才22岁。

肖劲光走马上任了。

第六师师部门前两侧，威风凛凛地伫立着荷枪实弹的卫兵。肖劲光一下车，只听见一声口令“立正”，随即迎面跑来一名副官，行罢军礼，说：“师长已经恭候多时了，请！”

“肖党代表到来，竭诚欢迎，竭诚欢迎。”戴岳率六师诸位官员在师部等候。一一介绍过来，有副师长朱耀华、第十六团团团长黄友鹄、第十七团团团长廖新甲、第十八团团团长刘风、教导团团团长陈嘉佑。

肖劲光扫视一圈，这些湘军的老幕僚们，年纪都已三四十开外，相比之下，自己确实太年轻了。他稳住神，问道：“军党代表富春同志……”

“噢，他公务繁忙，来不了，请多谅解。”戴岳连忙插话道。

这时候，苏联顾问闻讯赶来，戴岳给肖劲光作了介绍。

“米柳史切维奇。”个子不高，面色红润的苏联顾问向肖劲光伸出了手。

肖劲光紧紧握住米柳史顾问的手，用俄语说：“米柳史同志，你好！今后我们在一起工作，请你多多指点。”

米柳史切维奇很高兴在六师的高级官员中有了个直接对话者，兴奋地说：“肖党代表懂俄文，这太好了，以后的工作方便，方便。”

众官员没有听懂俩人简单的俄语对话，利用这个机会，他们暗暗观察起肖劲光来。他高大魁梧的身材，整洁合体的军装，棱角分明的脸盘，戴一副白边眼镜，俄语流畅，举止大方，礼貌周到。大家不由得对这位年轻的党代表有了几分敬意。

“诸位，我们都是军人，不懂政治。但我们竭诚拥护孙总理的遗训，努力与共产党合作。今后的政治工作，全倚仗肖党代表和米顾问。我们诸兄弟全力相助。”戴岳致了简短的欢迎词，众官员